

## 顯靈聖牌的奇蹟



1842年在羅馬、巴黎和亞爾薩斯以及奧地利的上流社會，特別是在金融銀行界，發生了一件讓人們驚訝萬分的事件，即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一位青年銀行家亞爾豐索·多俾亞·辣底斯波（Alphonse Tobias Ratisbonne）接受了洗禮，皈依到天主教會。在各貴族團體中，大家都在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辣底斯波到底是誰？今天，我們都對這個名字很陌生，但在當時他就像今天的巴菲特一樣，是眾所週知的人物。他雖然是猶太後裔，但眾所周知他對宗教非常冷淡，特別鄙視羅馬天主教會。他的哥哥離開猶太教，進入天主教且加入了修會後晉鐸，當時是斯特拉斯堡教堂的副本堂，而辣底斯波早已跟他斷絕往來。他曾經這樣說：「要是我發瘋，想更換我的宗教，我會選擇基督新教。天主教是那麼愚蠢啊！她愚蠢的可憐！我相信只要是這個宗教裡的兩位司鐸互相注視一下，一定會覺得可笑！」

就是這樣一位出色、成功，但又對天主教滿懷鄙視的青年金融銀行家的突然皈依，引起大家的好奇心說：「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知道這件事的人便這樣回答：「是因著一個聖牌。」



「什麼聖牌？」

「就是十年以來，人人在談論的那一個顯靈聖牌，他的一位朋友硬把它掛在他的頸上。」

原來在辣底斯波皈依之前半年，即1841年的年底，當時他29歲，剛訂了婚，為發現東方神秘的思想，遂規劃了一趟往東方的旅遊，這在當時的上流社會是件很時髦的事。他預定的行程是：斯特拉斯堡，馬賽，那不勒斯，馬爾他，希臘、君士坦丁堡。在那不勒斯時，他的許多朋友都勸他到羅馬去一次，但他對這座「公教之城」毫無興趣，且因為哥哥的緣故，在內心還有些憎恨。

離開那不勒斯的時候到了，他本想去買一張到馬爾他的船票，但在路上，他看到了去羅馬的馬車售票處。他走進了售票處，訂了一張下一班的車票……後來他回憶說：「一隻無形的手推動了我如此做。」在羅馬，他有一位親戚，是布希埃子爵，原本是基督教徒，最近已皈依到天主教。基於禮貌，他該去拜訪他，但他一直拖到要離開羅馬的前一天，不得不去時才前去拜訪，還滿懷著子爵不在家的希望，也算盡了禮貌。他的希望落空了，子爵在家中，而且以義大利人的方式熱情的接待他。最讓辣底斯波感到荒謬的，就是子爵竟熱情的和他談起了宗教，把一個雕著聖母像的聖牌掛在他的頸上，還給他一篇聖伯爾納多的「至仁者，童貞瑪利，望爾記憶……」的禱詞，要他每天誦念一次。子爵熱情的挽留他在羅馬多留一些日子，邀請他去伯多祿大殿參加由教宗主禮的聖伯多祿羅馬宗座瞻禮大禮彌撒。他礙於情面留下了，和子爵一起去伯多祿大殿參加了由教宗主禮的大禮彌撒，但整個禮儀中他的心情壞

透了。

一切都很奇妙，被他視為荒謬的聖牌，他沒有想到摘掉，一直掛在頸項上，他自己都覺得很可笑。就在此時，另一位在他皈依事蹟中重要的人物出現了，他便是亞爾培·弗洛耐侯爵（Albert de la Ferronnays），是一位外交官，即有修養又有著很好的內修，但當時身染肺病在靜養中。弗洛耐侯爵也參加了在伯多祿大殿由教宗主禮的大禮彌撒，雖然沒有注意到辣底斯波，可是當布希埃子爵向他提及辣底斯波時，他隨即允諾為他的皈依祈禱。

三天後，1842年1月19日，星期三晚上，這位年輕的外交官在熱烈地親吻十字架後與世長辭。他的葬禮訂在1月21日，星期五舉行。他的遺體將在星期四晚上六點運到聖安德肋柵欄堂。1月19日布希埃子爵心中雖為好友的去世充滿悲傷，但還是陪同辣底斯波在羅馬參觀。在聖梯（scala Santa）前，他祈禱說：「聖梯，我向你致敬！我認識一位猶太人，他不久便要到你上面屈膝登臨。」當時辣底斯波聽到，不禁大笑起來。據布希埃子爵後來講述，在他的笑聲裏含有魔鬼的成份。



辣底斯波和布希埃子爵在一起，覺得沒什麼意思，但又似乎分不開。1月20日，他們約到去散步，但在散步之前，布希埃子爵要去聖安德肋柵欄堂一趟，邀請辣底斯波一同前往。辣底斯波笑了笑，又一次依從了朋友的意思。到了教堂，布希埃子爵要到後面去見本堂神父，就跟辣底斯波說：「請不要急，就是五分鐘的事。」

當時教堂裏是暗澹的，他一個人在裏面，並不怎樣注意堂中簡陋的裝飾，只是沿著教堂的右側，手觸著祭台前的聖體柵欄。忽然，一切都在他面前消失了！他再也看不到什麼，要不是在他左側面的邊直什麼也不存在了。在那邊祭台的、充滿著尊嚴和慈愛的女子立著，女子一樣。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召這樣的力量啊！在那一剎那間，這是辣底斯波自己也不清楚。當時教了明天殯葬彌撒用的。當他走到她要他跪下，又做了另一個手勢，很堅持了！」他完全服從了，驚愕地俯伏在地。他這時感到自己空無所有，便尊敬地把自己的額頭伏在地板上，但他怕這一種上天的美在他面前消失，便舉目向她仰望。可是，她太壯麗了，太璀璨了，他敵不住她的光輝，他對她感到深切的敬意。這時他意識到自己還生活在罪惡中，他重重地被壓在罪的重負下，便不敢再向這樣純潔的美舉目仰望了。他只敢瞻仰她的雙手，在她的手上清楚地看到仁慈和寬恕的表示。



祭台上，突然顯得光耀奪目外，簡中央，一位美妙的、偉大的、燦爛她就和掛在他頸項上的聖牌上的喚他到她那裏去；他從沒有感受過一切如何顯現的？沒有人知道，就堂中滿是木材、追思布和燭台，為面前，她動了，她俯首，用手示意清楚地表示這樣的命令：「不要再

他貪婪的接受她的寬恕，因為在他和上天接觸的這一個時間，忽然意識了自己罪惡的可怕，感到莫可名狀的羞恥，也看到了自己的醜態。他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這是罪人在聖母前的懺悔之淚；這是感到自己的罪惡已蒙寬恕的喜樂之淚；是衷心激動的淚。突然間——他這樣承認——在完全沒有準備，沒有學習教理，只因清楚的目睹了這一個奇蹟，便認識了天主教的卓越和偉大，美善和真理。

他在天主之母前流著愛情的眼淚。他又說：「我還該承認，我流淚時還蘊含著對聖母感恩的情緒。我想到我的哥哥狄奧多·辣底斯波神父感到莫名的欣喜；我想到自己的家庭如今還在猶太教的黑暗中，以及許多異端者和罪人，便對他們寄以無限的同情……」

聖母一句話也沒有說。

聖母和絢爛的光輝不久便消失了，這邊祭台又恢復了它黯澹的色彩，在這邊祭台深處有一張黝黑的畫：是一幅一位天使保護著一位年輕的以色列人的畫，畫像上那年輕的以色列人就是多俾亞，正是辣底斯波的名字。

仔細觀看在這座邊祭台上，沒有聖母的雕像或畫像。

這時布希埃子爵回到教堂，看到辣底斯波跪在多俾亞和天使的邊祭台前，滿面淚痕，非常驚訝，想他是精神錯亂了，便把他拉起領到教堂外清醒一下。這時辣底斯波才鎮靜下來，面容上閃爍著歡樂的神采，只說了這句話：「她沒有對我說一句話，但我完全瞭解了！」

辣底斯波毫不懷疑地認為顯現的聖母和他頸項上所掛的聖牌上的聖母一般無二。後來他在一座耶穌會的會院中做了一次熱心的避靜後，在1842年5月31日接受洗禮，並領了第一次的聖體。他的猶太未婚妻不願放棄自己的宗教，便和他解除了婚約。後來辣底斯波進入耶穌會。

就在這一年，他的哥哥狄奧多·辣底斯波神父為了紀念這件事，建立了熙雍聖母司鐸修會，專為了幫助猶太人的皈依而設立的。亞爾豐索·辣底斯波不久離開了耶穌會，參加了他哥哥建立的修會。然後他到聖地去，在那裏建立起這一個新修會。他在那度著天神一般的生活，1884年，在耶路撒冷逝世。



在他的墓碑上刻著：

「瑪利亞！請紀念你的孩子，他是屬於你的；  
他是你慈祥和光榮的戰利品。」

